

黎锦熙先生纪念研究丛书

当代汉语词汇研究

刁晏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黎锦熙先生纪念研究丛书

当代汉语词汇研究

刁晏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汉语词汇研究 / 刁晏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黎锦熙先生纪念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2652 - 3

I. ①当… II. ①刁… III. ①现代汉语 - 词汇 - 研究 IV. ①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427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5
插 页 2
字 数 276 千字
定 价 4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度青年基金项目成果

项目批准号：07JC740015

北京师范大学 985 工程二期项目资助

丛书总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汉语专业有光荣的传统，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业绩。学界泰斗黎锦熙先生导夫先路，早在 1920 年，就在全中国率先开设国语语法课，并于 1924 年出版了被誉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里程碑式的巨著《新著国语文法》，此书衣被后人，非一代也；陆宗达、俞敏、萧璋、刘世儒、史锡尧、李大奎、杨润陆、周一民等踵武其后而大有作为，嘉惠学林，及于今日。

而今，作为本专业的后来者，我们现代汉语研究所的同仁有继往开来的自觉，也期望能够把前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所以唯思努力，而不敢有一丝懈怠。

现在即将出版的黎锦熙先生纪念研究丛书，是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研究所“985”工程二期项目 2012 年度计划的一部分，也是本所最近一个阶段研究成果的汇集。丛书一套四种，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共一种，即《黎锦熙先生语言思想研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先贤研究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009 年度重大项目“黎锦熙先生语言思想研究”的结项成果。本书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黎氏语言思想的重新解读和评价，学界有一些人一直对黎氏语法评价不高，甚至有一定的误解和偏见，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探索黎先生语言思想的当代意义，主要涉及当代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这两个方面；三是黎先生语言思想的专题研究，包括句本位语法体系、复句体系、构词法及词缀体系等。本书既是我们对黎锦熙先生的一个纪念，同时也是我们相关系列研究的开始，今后本所将在这一共同研究方向下，不断地向学界献上我们新的成果。

第二类共三种，是本所同仁在黎锦熙先生语言思想指导下，运用现代

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各自研究领域内重要问题的用心之作。

孙银新教授的《现代汉语词素系统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度青年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是作者继广受好评的《现代汉语词素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版)后的又一部词素研究力作。本书在前书的基础上,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重点解剖了现代汉语多种词素聚合系统的内部结构,描写并呈现了现代汉语词素在语音、语义、语法构词等多种属性上的分布特点和深层规律,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展示了现代汉语词素系统的全貌。在语料的筛选和处理上,本书注重对现代汉语的全部词素分门别类地做穷尽性分析,力求观点和结论更加稳妥精准。由此,本书关于现代汉语词素问题的讨论范围进一步拓展,论述内容也大大加深。书中提出的很多新见解,可以说既反映了当今汉语词素研究的最新进展,也体现了作者近些年深入研究和思考现代汉语词素问题的倾向与特色。

李晋霞副教授的《词与短语区分的理论与实践》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度青年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同时还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研究成果。本书以语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即词与短语的划界与区分问题为讨论对象,对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一些二者区分的标准、划界的依据,以及相关的操作方法与原则,其间涉及一些重要而又新颖的概念,如词义的透明度、词感等,而书中的问卷调查也饶富新意,对问题的解决很有助益。

刁晏斌的《当代汉语词汇研究》是其 2005 年立项、2008 年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历史发展演变研究”的后续研究,它隶属于本人“现代汉语史”这一总的研究题目,是这一范围内关于一个语言要素在一个阶段内最新发展变化的研究。本书大致从词形(包括语素和造词)、词义和词用三个方面,对一些比较突出的发展变化事项进行了讨论,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一点新意,比如提出了“语素词”的概念,把简缩词语分为造词的简缩和用语的简缩两类,等等。词汇是语言中最为活跃的要素,当代汉语又是词汇发展最为迅速、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这不仅给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鲜活材料,同时也是从中发现和总结规律,充实和丰富汉语词汇学的一个大好时机,本书期待能在这一方面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本丛书能够顺利出版,除了本所同仁特别是各位作者的努力外,还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精神和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学院浓厚的学术气

氛、良好的学术条件、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同事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不仅使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而深感自豪，同时也不断给我们鼓舞和鞭策，督促我们继续前行，争取有更大的作为。

刁晏斌
2012 年岁末

代前言

对当代汉语词汇状况及其研究的思考

早在二十多年前，吕叔湘先生发表了《大家都来关心新词新义》^①一文，此后，新词语的研究就渐成“显学”，一时间论者众多、成果纷出，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然而，与以前的热闹相比，如今的新词语研究似乎冷清了不少，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笔者认为，应当把对新词语的研究推而广之，及于整个当代汉语的词汇及其实时状况。基于这一认识，以下我们主要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当代汉语的词汇状况，通过较为全面的说明，试图尽力给出一个近乎全景式的简要描述；

第二，关于当代汉语词汇状况研究的思考，主要是结合已有的研究提出一些问题和值得进一步用力的方面。

一 当代汉语的词汇状况

任何一个时代共时平面的词汇，大致都可以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已有词语和新生词语，所以，要讨论当代汉语词汇的状况，就应该从上述两个方面来分别进行。

（一）当代的已有词语

这里的已有词语大致是指从现代汉语确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并且使用的各类词语，它们是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各个时期和阶段都有一些变化，其中尤以当代最为明显和突出。

除了“正常”使用的、基本没有什么发展变化的部分之外（比如那些极富稳定性的基本词汇成员），已有词语在当代的存在和使用情况大致

^① 吕叔湘：《大家都来关心新词新义》，《辞书研究》1984年第1期。

有以下几个富有时代色彩和特点的发展变化。

1. 从退隐到复显

在新时期的词汇研究中,已有词语的“复活”是很多人经常涉及的一项内容,因为这一现象比较多见,所以才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已有词语退出了现实的言语交际,经历了一个由“显”到“隐”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其中不少词语重新显现,从而经历了“显—隐—复显”这样一个很有特色的发展过程。

笔者曾经从指称对象(内容)的角度,把经历了上述发展过程的词语大致分为反映社会生产经营、指称域外人事、指称丑恶落后人事、社交用语以及指称其他人事等五类。^①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已有词语复显后,除了正常的使用外,还进一步简缩为语素,并且有的还相当能产。比较典型的如“酒吧”,简缩为“吧”后,构成了“啤酒吧、鲜果吧、巧克力吧、氧吧、网吧、玩具吧、吧女、吧友、吧娘、吧兄、吧弟、吧客、吧街、泡吧”等大量“吧”族词语,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2. 词义发生变化

词义变化是词汇发展变化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当代汉语中,词义变化的造成原因多样、表现形式多样,非常值得总结。

(1) 自源性变化

所谓自源性变化,大致是指一些词语在不受外民族语言影响的情况下自身发生的变化,是词义发展变化的主流,其最主要的表现一是义项增加,二是词义扩大。

前者的例子如“包装”。此词原有“对物品进行包裹”和“包裹物品所用之物”这两个义项,现在又增加了“比喻对人或事物从形象上装扮、美化,使更具吸引力或商业价值”(见《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下同)这样一个新的义项。时下,这一新增义项甚至比旧有义项更为常用。

词义扩大比义项增加更为多见,它是指词所指称客观事物或动作行为的范围由小到大,如果从义素的角度来表述,就是中心义素不变,限定义

^① 刁晏斌:《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0—52页。

素减少。^① 比如“提升”，由“提高（职位、等级等）”而广泛地用于一般意义的“提高”，由此在实际的使用中，很多时候人们都用它取代了“提高”。

词义扩大中最为多见的是词义泛化，即由“专指”到“通指”。比如“工程”，本指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现已扩大到指那些需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工作，这样，它的所指就由具体扩大到抽象，实现了由“专门”到“泛化”的变化，前者如“三峡工程”，后者如“希望工程”。由于词义的扩大，词的使用范围也随之扩大，使用频率也可能随之提高，所以我们看到，“工程”已经成为一个高频使用的新词语组配单位，由它构成了大量的新词语。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已有词语增加了新义，并不是由于以上所说正常的词义引申，而是借由“别解”来实现的。所谓别解，本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赋予某一词语以其固有语义（或惯用语义）中不曾有的新语义来表情达意的修辞文本模式”^②。最常见的情形是对原词中一个语素的意义进行别解，由此而形成原来没有的新义。例如“触电”，原义为人或动物接触较强的电流，新义是与电影、电视甚至于电脑等发生关系。很显然，这一新义的获得，就是因为改变了原词中“电”的含义。与此相似的再如“红眼病”。这样的新义在产生之初往往有比较强烈的修辞意味和效果，而这也正是它与一般词义引申的不同之处。

一般认为，词义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除了词汇义（概念义、理性义、词典义）之外，还包括色彩义，所以词义的变化还应当包括色彩义的变化。

色彩义中最为普遍的是感情色彩，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人们的主观意识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就造成了很多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当代汉语中，感情色彩变化比较集中的是由此前的贬义到现在的褒义或中性义，如“帝、皇、王、霸”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十足的贬义词/语素，而现在却大都摇身一变，成为十足的褒义词/语素，并且使用频率还

① 蒋绍愚：《词义的发展和变化》，《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② 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相当高。^①

(2) 他源性变化

既然词义的自源性变化是指在不受外民族语言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意义变化,那么他源性的变化自然就是在外民族语言影响下的变化了,它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有一些外语词的义项多于汉语对应词,在引进这些汉语中原本没有的义项时,人们还是趋向于用这个汉语对应词来记录和表现,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外来义项的借用”。^②人们经常把旧词产生新义形象地表述为“旧瓶装新酒”,那么此类情况则可以进一步说成“汉语的旧瓶装外语的新酒”。

比如“广场”,汉语中原有的意思是“面积广阔的场地,特指城市中的广阔场地”,英语中与之对应的词是 plaza。但是,与汉语“广场”不同的是, plaza 是个多义词,它还有几个义项,其中的一个是 shopping center (购物中心)。后来,汉语引进了 plaza 的 shopping center 义,仍用已有的“广场”来对译,于是,旧有的“广场”就因此而多了一个新义。新义的“广场”最初只用于商业设施,如“家居广场、购物广场”;后来指称范围逐渐扩大,也可以指综合商业区、娱乐场所以至于楼盘等,总之是指称范围越来越大、使用范围越来越广,《现汉》第6版已把此义列为第二个义项,释义为“指大型商场,商务中心”。

他源性新义的使用一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只有在一些固定组合中才能显示出来,离开这些组合形式,则一般仍为汉语原有的意义。比如就“广场”来说,当说“那儿新建了一个美食广场”时,用的是新义;而当说“那儿新建了一个广场”时,表示的就只能是原有义。类似的再如“傻瓜(傻瓜相机)、花园(啤酒花园)、银行(血液银行)”等。^③

但是有些电脑类词语似乎没有这样的限制。比如“菜单”,汉语原有的义项是“(饭店里)开列各种菜肴名称的单子”,英语的对译词是 menu。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 menu 又用来喻指电脑中的选择表或选项单,这一义项很快就进入汉语,使得汉语的“菜单”相应地也增加了这样一个

① 刁晏斌:《现代汉语词语褒贬义的两次大规模变迁》,《文化学刊》2007年第6期。

② 侯昌硕:《词的新义与外来义项的借用》,《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9年第8期。

③ 既然如此,那么新义的“广场”等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语言单位?说它们是“词”,但却不能独立地表示意义;说它们是语素,却又具有一个“词形”。笔者认为它们是介于语素与词之间的一种中介物。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进行讨论。

义项,而由此义进一步引申,又泛指各种开列名称的单子,如名单、节目单、目录单等。与“菜单”同类的电脑新词还有“窗口、平台、版本”等,基本也都可以独立使用来表示新义。

不仅词汇层面有他源性变化,语素层面也有类似情况。比如从英语的 soft 到汉语的新语素“软”就是一例。^①关于这一现象,我们将在第一章第一节进行讨论。

在语素义的他源性变化中,“一族”与“一屋”比较特别。这是来自当代日语的两个“借形”语素,前者指具有某一方面共同特征的一类人或事物,后者义指店铺,二者的构词能力都很强,组成了诸如“工薪族、银发族、精品屋、修脚屋”等大量新词语。由于它们在字形上与汉语原有的“族”和“屋”重合,所以表面上看似也是旧有汉字/语素增加新义。

3. 使用范围发生变化

这方面,最为普遍的情形是很多词语扩大了使用范围,而其中最多见的是因为词义泛化(见前)而造成的扩大。词义泛化可以表述为词义的内涵减少、外延扩大,由此就可以与更多的词语搭配,也可以在更多的语境中使用,使用范围因而扩大,使用频率也相应提高。获得泛化义最多的是一些行业、学科门类的专门词语,有人据此概括为一种“术语增多和普通化趋势”^②,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商业经济和文体娱乐等方面。

此外,也有一些词语在保持原义不变的基础上使用范围扩大、使用频率提高,这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用法(词的语法意义)变化造成的使用范围扩大。比如“在乎”,《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的第二项释义是“放在心上,介意。可带名词性宾语。多用于否定句或反问句中。”现在,有不少“在乎”用于肯定句,这样它的使用范围自然也就扩大了。例如:

① 刁晏斌、尹立楠:《当代汉语中的新同音语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② 张志毅、张庆云:《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语文建设》1997年第3期。

阿拉法特说：“我并不在乎（沙龙的威胁），我只在乎我的人民。”（《人民日报》2003年4月4日）

另一种是因为社会语用习惯或风气造成的扩大。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并且某些扩大使用范围的词语往往还有相当高的使用频率，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些表示“极端”义的词语（有人称之为“甚词”），如“超级（超）、极品、顶尖、顶级、终极、极限、永远、完全”等，对此我们将在后边相关章节中进行讨论。

（二）当代的新生词语

当代的新生词语指的是那些在当代汉语中“从无到有”的词语，既包括使用汉语已有语素或词构成的新词新语，也包括一些从其他语言或方言以及台港澳地区新引进的词语，是一般所说“新词语”的最主要部分。

新生词语的大量显现是当代汉语发展变化的重要事项之一，非常值得关注，以下对其最重要的特点和表现作一归纳总结。

1. 新生词语的构成特点

这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多”。

（1）词群多

这里所说的词群，是指含有相同组成成分的一组词语，也有人称之为“词族”，而含有某一共同成分的词群则称为“×族词”。“词群多”的含义大致有二：一是指词群的数量多，二是指每一个词群中所包含的词语数量多。

造成词群多的原因，是“批量造词”或“造词批量化”，其客观基础是有一大批可以重复使用的新词语构成成分，如果从音节的角度分，则主要有双音节和单音节两类。

双音节的如“绿色、工程、意识、文化、商品、食品、服装、中心、花园、广场、电子、环保、克隆、皇帝、皇后、女王、王子、公主、先生、小姐”等，多是反映当代人观念意识以及社会生活中广受关注的人或事物的词，其中有一些义有所转，比如“绿色”主要是指环保、无污染的，“皇帝”指某一方面取得最高成就或荣誉的男性等。这些双音节成分通常与另一个双音节词结合，构成一个四字格的新词语，如“绿色食品、希望工程、电子商务、环保服装、商务中心、打工皇帝、跳水皇后、钢琴王子”等。

单音节的词群构成成分不仅数量更多,而且来源更广:有普通话中固有的,如“洋、度、城、王、霸、友、嫂、哥、姐、女、人、民、盲、迷、主、星、户、商、家、婆”;有来自方言及台港澳地区的,如“爷、侃、仔、妹、佬”;有来自外语的,如“族、屋、吧、秀、酷、派、啤、奥、的、巴、E”等。此外,还有简缩性的单音节语素,外来的如前边提到的“吧”,汉语固有词的简缩形式如“热(热潮)、制(制度)、风(风格、风气)、股(股票)、龄(年龄)、个(个人、个体)”等。上述单音节语素多与单音节语素组合,构成一个双音节新词,如“听友、月嫂、网吧、大巴、车迷、股民、的哥、个展”等;也有不少与双音词语组合,构成一个三音节的新词语,如“文凭热、打工仔、美誉度、爱乐女、美食城、啤酒吧、太空人、钉子户、绩优股”等。

从生成机制来说,词群的产生是在类推基础上仿造的结果。有人把作为仿造基础的“结构关系+保留词语”称为“词语模”^①,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新词语的一个个“模型”。一般来说,这些模型都是开放性的,所以,这里所说词群多的原因也可以认为是可重复使用的词语模数量多、能产性强。

(2) 简缩词语多

新生词语中,由对原有某一组合形式简缩而来的占了相当的比例。简缩词语众多,一方面是人们追求语言表达效率的结果,另一方面更与当今简缩造词“提速”以及可简缩的形式(源形式)多于以往有直接的关系。

“提速”的例子很多,比如股市用语,一些股票名称从全名到产生缩略名称,速度非常快,一般的全称只要一上市就会产生缩略。^②就“源形式”来说,一是不断有原有词语产生简缩形式,如“国防部长—防长、工商银行—工行、通货膨胀—通胀”,而其中最典型的是由原有的三音节词到双音节的简缩,例如“沙尘暴—沙暴、展览会—展会”;二是有很多动词性并列词组产生简缩形式,如“探讨分析—探析、研究开发—研发”。此外,简缩形式的语素化现象也比较多见,它们往往与另外的简缩性语素或词组合使用,由此就造成了更多的简缩词语。比如,“非法出版

^① 李宇明:《词语模》,见邢福义主编《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贺国伟:《汉语词语的产生与定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物”简缩为“非”，而由“非”构成的简缩词语有“制非、贩非、打非、扫非”等。

(3) 外来词语多

关于这一点，正如有人所说，“外来词蜂拥而至，其数量之多、来势之猛、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①。造成当今外来词语众多的原因有二，一是“品种”多，二是使用多。

所谓“品种”多，主要是指以前较少使用的外来词语引进方式现在成为常见形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字母词语。所谓使用多，则有多方面的表现：一是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二是口语交际中用得最多，三是专业领域用得最多，四是有些音译词复显而且有较高的使用频率。

2. 新生词语的表义特征

当代新生词语在表义方面大致有以下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1) 见形明义

所谓见形明义，就是见到了某一词语的形式，对其内容（意义）大致也就知道了，或者是能“猜”出个大概，这是许多新生词语都具有的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有人表述为“词义表面化”。^②

新生词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见形明义，一是因为汉字属表意文字，所以由汉字构成的词语总有一定程度的表意明确性或提示性；二是借助具体语境的限制或提示；三是因为与当代新生词语的一些构成特点有直接关系。三个原因中，后一个尤其重要，其中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仿造词语。如前所述，由仿造形成了大量的词群，每一个词群都有一个共同的“模标”，而每一个模标都有一个明确的表义模式或范围，所以，同一词群的词语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类义”，这样，即使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新词语，往往也可以利用类推机制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比如，“户”有“人家”义，以前有“猎户、堡垒户、五保户”等词，这说明，“户”已经是一个词语模了。现在，由这一词语模又造出了诸如“专业户、拆迁户、钉子户”等一系列新词语，它们都指具有某一方面特征或表现的人家。应当说，这样的意思并不是很难把握的。

① 郭睦兰：《九十年代汉语中的外来词》，《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② 沈孟璁：《关于新词语词义表面化倾向的考察》，《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4期。

第二, 简缩词语。词语的简缩都有一定的规则, 典型的如取各组成部分的代表字、截取前一部分或后一部分等。所以, 一般情况下, 只要对这些规则有所了解, 就比较容易“还原”, 从而明了某一简缩词语的意思, 比如“调研—调查研究”。另外, 有一些源自比较复杂的原形词语的简缩往往还有中间性的“过渡”形式, 如“世界博览会—世博会—世博—博”(用于“申博”等), 有了它们之间的互相比对与参照, 即使最简的形式, 意思也都不那么难以了解和把握了。

第三, 组合词语。有很多新生词语采取的是“原有词语+原有词语”的构成方式, 由两个原有词语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义, 而这样的新义经常是两者的相加, 所以它们的意思是最容易把握的。比如, “农民企业家”意思就等于“农民+企业家”, 义指出身农民的企业家; “保健服装”自然也是“保健+服装”, 指具有保健功能的服装。

(2) 形象生动

新生词语中, 具有形象生动特点的为数众多, 究其原因, 主要是大量使用了修辞造词法。修辞造词是对人、事物、性质状态或动作行为等的“重新表述”, 与已有的或“传统”的表达方式相比, 它们往往有简短、形象化和陌生化程度高的特点, 所以就很容易为人们喜闻乐用, 因而也就有了较高甚至很高的使用频率。比如, 与“法盲”相对应的是“缺乏法律知识的人”这样一个词组, 它在与前者的竞争中毫无疑问是处于劣势的, 所以, 前者获得较高的使用频率是再正常不过的, 而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修辞造词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修辞现象单独成词。有人称之为修辞现象的词汇化^①, 即一个修辞现象固定为一个新词语, 例如“摸着石头过河”比喻在探索中前进。这样的形式本来只是作为一种修辞现象而偶然使用, 但因为表达效果突出而为更多的人相沿使用, 结果就固定下来, 最终实现了词汇化。类似的新词语非常多, 再如“第二春、浮出水面、滚雪球、炒鱿鱼、金饭碗”等。

二是修辞手段参与造词。与前者相比, 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

^① 周洪波:《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

“拳头产品”指质量好、效益好、竞争力强的产品，其中的修饰部分“拳头”用的是比喻义。类似的再如“斑马线、旗舰店、安全岛、商战、快餐文化”等。

此外，有不少词群所用的词语模本身就是一个修辞现象，比如“绿色一”、“一霸”、“一浪潮”、“一老虎”等，由它们也造出了很多新词语，并由此而使得新词语“形象生动”这一表义特点更具普遍性。

3. 新生词语的使用情况

在这方面，以下几点是不能不提到的。

(1) 流行性

很多新生词语都有流行性，其中有一些与一般所说的流行语重合。流行的表现，就是有比较高的使用频率，特别是那些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社会热点问题或现象密切相关的新生词语，表现最为明显和突出。然而，既然有流行性，那么就会有一个流行周期的问题，也就是说，大量的新生词语在流行过一段时间后，往往就归于沉寂，其表现主要是降低了使用频率，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或趋向于退隐。^①

(2) 偶发性

新生词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偶发词语。这些词语的使用频率极低，它们从内容上来说基本与上述的社会热点现象无关，从形式上来看往往对一般的词语规范有一定程度的负偏离，或者是缺乏产生与使用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性，而陌生化的程度也相对较高。比如，人们已经接受和使用了“疲软”一词，而有人却又“造”出了一个完全同义的同素颠倒词“软疲”，就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因而只能算是一个偶发词。就必要性来看，既然已经有“疲软”占位在先了，就没有必要再造一个与之完全相同的词，因为这不符合语言经济的原则；从规范的角度来说，同素颠倒词的存在，显示的是词汇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况在现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和初期比较多，而随着词汇的发展，通常会固定于某一词形而淘汰另一个（比如“介绍—绍介”，前者保留，后者基本淘汰），或者是有所分化（比如“语言—言语”）。所以，在现代汉语词汇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再“创造”出“软疲”这样的形式，只能看做一种“返

^① 人们一向只关注从无到有的词汇现象，而对于词汇的从有到无现象却几乎忽略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实际价值和理论内涵的研究领域。